三个大学生骑车去拉萨

没啥特别目的,只是“想去就去了”

本报见习记者 刘帅

济南大学大三学生罗时品、王攀和罗时品的朋友——一名贵州大学的大学生,于今年7月9日起,行程近5000公里,花费47天,从济南骑车到拉萨。他们走过辽阔的平原,穿过秦岭的密林,翻过险恶的雪山,忍受过凛冽的狂风,睡过潮湿的桥洞,受过伤,挨过饿。他们这样做,并没有特别的目的,只是“想去,那就去了”。

王攀(左二)、罗时品(左三)在布达拉宫。 受访者提供

罗时品(左一)、王攀(中)在姊妹湖。 受访者提供

日记本第一页是一张欠账单

在济南大学食堂里,王攀把日记本从背包里掏出来,本子上满满地记录着旅行的见闻以及感受,甚至还有骑行之后的一些反思。而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张欠账单,“欠爸妈1000元,姐400元,王学涛210元,陈同家500元……”

“这次骑行花费确实蛮多的,光装备就花费了1700多元。在济南10元钱能买1根大鸡腿还有几块饼,在西藏只能买几片白菜叶。那里地处高原,很多蔬菜物资都是运上去的,吃的住的花了不少钱,所以去之前借了很多钱。”王攀回忆说。

“等老了,我可以对我儿子、孙子说,当年你老子我也曾经从济南骑车到拉萨。”王攀开玩笑说。

而旁边的罗时品则说,“周围同学一开始觉得我们只是想想罢了,没想到我们真去。就像软银董事长孙正义说的,‘最初所拥有的只是梦想,以及毫无根据的自信而已。但是,所有的一切就从这里出发。’”

为了能去拉萨,他们到处筹钱,于是就有了这张欠账单。

很折磨人但锻炼意志

很多人都想去西藏,但是有的人去了,有的人没去。“有人没去可能因为缺时间、缺钱,但多数人是因为一想路上的艰难就畏惧了。”王攀说。

“一开始,我也反对他们这么做。骑平坦的公路就很费劲了,更别说骑车爬高原了。而且路上可能有塌方、泥石流、高原反应,万一感冒了就得肺气肿。”罗时品的好友崔聪说。

罗时品和王攀说,他们一路上遇到很多困难。“在爬东达山时,我们一天经历了四季,有太阳、冰雹、狂风暴雨,还有冰雪覆盖的山顶。”罗时品说,“太折磨人了。但很锻炼我们的意志。在走七十二拐盘山路时,有人一看就直接放弃了。其实我们也想放弃,但咬咬牙都爬到山顶。”

王攀对记者说,“罗时品是高中篮球队的,体质很好,高原反应不怎么强烈。但我不行,在爬第一座高山折多山时,我就胸闷喘不过气来,头晕难受。于是我就在路边躺着睡觉。你想想下着雨,路边还是湿漉漉的,太难受了。”1990年出生的王攀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娇嫩。“我让他们先走,但他们一直等我。我就睡一会儿走一会儿,我们就这样坚持下来了。”王攀说。

“平时就蛮有毅力的”

“他们平时就蛮有毅力的,王攀从去年开始不管晚上几点睡,每天都能6点起来读英语。”王攀室友曾岐峰对记者说,很佩服他们。

王攀说,大二寒假后他找了一份工作锻炼自己,“3月份就去八一立交桥那边的肯德基应聘。但是同去的大学生基本上都要了,就没有联系我。原来,济大学生去打工的说是能呆一年多,但不到一个月就走了,这给肯德基经理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我就死缠烂打,跟他们磨了一个月,经理受不了就接受了我。”

“我在那边负责外送。一旦下雨,肯德基外送就特别多,不管天气多么恶劣,我都要去送。我从4月份坚持到了现在,现在经理对我特别好,还给我买饭,报销打的费。”王攀说。

“罗时品平时也很有毅力。他去年搞了一个‘爱心山区行’的活动,为老家贵州那边的贫困学子募捐。在济大和山东财政学院各搞了一次宣讲,忙了一个月。”罗时品说,“就是想帮帮黔南贫困学生。那里的孩子穿什么、吃什么有时根本不在乎,但是见到那些书他们真的很兴奋。我们就募捐了300多本书。”由于快递、托运费用过高,罗时品就组织贵州同学坐火车将19袋书从济南带到重庆,再由重庆转汽车到贵阳,最后转车到了黔南。

做出这个决定是根据自己的内心

“当我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,别人的褒贬是不重要的。”这是周国平《安静》里的一句话,也是王攀很喜欢的一句话。王攀说:“我选择骑行,做出这个决定的根据是我的内心,而在整理收获时却落入世人的俗套之中。我的价值标准与热闹的世界是不同的。”

王攀对记者说,他特别想像《血色浪漫》中的钟跃民一样地生活,而不去管别人怎么看。他说,电视剧中钟跃民跟周晓白分手时,钟跃民说想过一种在路上的生活,“我也想如此。在骑行中,经常雨淋风吹,在烂泥路上蠕动,有人觉得我狼狈不堪,但我觉得我那时很快乐。”王攀说。

在聊起以后是否还骑行时,罗时品说,大学毕业后骑着摩托车带着女朋友去西藏、内蒙古,而王攀对记者说,“下次想骑着去漠河。”